

# 童年的冰上大派对

李钟秀

记得儿时，入冬后，我家院子里盆栽的花木，便陆续被搬进屋里。葡萄蔓也被埋起来，原来拥挤的小院，只剩下海棠树、枣树、花椒树、香椿树及一些榆叶梅。

突然间，感到院子大了，有了许多空地。

花池西缘与西院墙间，有一条宽约1米、长约2米的空地。每到冬日上冻时，我妈便将这一小长条空地整平，泼上清水，经过三四个夜晚的冰冻，便成了一处平滑的小冰场。妈妈规定了：谁都不许穿上冰鞋在上面滑冰。此处只许“打滑出溜”。所谓“打滑出溜”，是经过3米左右的助跑，两脚踩在冰面上，借助惯性，可滑过冰面。助跑线恰是我家前院通向后院的一条小通道，大约6米长。

每天吃过晚饭，兄弟们便玩“打滑出溜”。每个人还在冰上做射箭、放枪，甚至“金鸡独立”造型。孩子们玩过后，各回各的房间，妈妈又出来收拾“冰场”，再泼洒清水，然后在院子中央喊：“冰场泼水了！谁都别踩冰！”没有一个孩子违规。

北京内城，以前水域较多。20世纪40年代，东城区北河沿还有流水。流水很浅，一到冬天，很快冻成冰，可以滑冰。1945年秋，我考入贝满女中。贝满初中部在灯市口西口，滑冰季节，放学

后，先不回家，从学校步行50多米，穿过迺兹府（今称灯市口西街），便到北河沿，找块儿合适的地方，换上冰鞋，滑冰到天黑才回家。

在北河沿滑冰不过瘾，我们都盼着快到冬至。冬至节气一到，我妈便宣布可以到更大的自然水域滑冰。原因是，冬至后，自然水域的冰都冻得很坚硬，不易出现掉冰窟窿事故。

自然水域滑冰首选便是北海公园漪澜堂前的冰场。中山公园、什刹海也都有冰场，但不如漪澜堂冰场有规模、有情趣。

冬至后的第一个星期六下午，我们家姐弟必去北海滑冰。从北海南门入园，找块儿地方，换上冰鞋。脱下的棉鞋、棉手套都放在布袋里，各人挎着自己的布袋，朝漪澜堂滑去。

这一段冰面，没人管理，冰面不光滑，凹凸不平，又顶着北风，滑起来很艰难。我们姐弟三人，年龄各差2岁，弟弟在小学，我刚入初中，二姐初中尚未毕业。三人的滑冰速度不同，一边滑一边呼姐喊弟，很像在滑“野冰”。

渐渐，能听到漪澜堂冰场的音乐了。漪澜堂冰场循环播放的音乐，有《蓝色多瑙河》《多瑙河之波》等经典乐曲。听到这种乐曲后，我们仨立刻刹住刚才的粗野，不约而同地放慢速度，逐

渐靠拢，轻声细语。我们知道，自己是来参加“冰上大派对”的，要文质彬彬，切莫粗野。

三人互相望望，彼此用眼睛说：“玩儿吧！”于是，分头滑进冰场，各人找各人的玩伴。

冰场中心区，是滑冰能手PK的地方，旋转、跳跃，一个赛一个，周边围观看热闹的滑手，不时鼓掌叫好。

离中心区稍远一点的是冰球爱好者在比赛。再外一点，便是我们这种“二把刀”，跑又跑不快，跳又跳不来。但，“二把刀”有“二把刀”的乐趣。小女生常常是两两挽臂滑行，唧唧私语。滑行一段后，两人便做简单的舞步滑行。

最外圈，是穿跑刀的大男孩们。他们悠悠地大跨步滑行，自得其乐。

漪澜堂冰场，还有个传统的游戏，叫“甩龙”。现场自由组合，十几个人，手拉手，站成一排。龙头多由玩冰球的两个大男孩担任；龙尾则是穿跑刀的大男孩。小男生和小女生在中间。为保证“甩龙”玩儿得完整，会有一两个大男孩夹杂在“龙身”中间。

队伍组成后，齐步朝前滑行。突然，“龙头”一脚尖用冰刀戳冰，站稳后与第二个人用力将“龙身”向左甩去。“龙尾”的大男孩顺势滑大回环，向“龙头”滑去，“龙身”随着“龙尾”朝“龙

头”滑行。“龙头”两个人高高举起手臂，佯装“龙门”。“龙尾”第一个进入“龙门”，其他人也鱼贯通过后，全场都会为这次“甩龙”成功鼓掌。

有时候，“龙身”经不住离心作用，“龙头”一甩，小男生、小女生们互相拉不住，这条“龙”在半路上就断成四五截，这时，全场又为之哄笑。

冰场上，大半是中学生，大一些的也只是高中生。周末到漪澜堂滑冰，都不再穿校服。女孩穿漂亮的短外衣，男生也都帅帅的。中心区PK的女生，头戴滑冰小帽，身穿短裙、白色花样冰鞋，煞是漂亮。无论男女，冰场上每人都系一条漂亮的围巾，也算是一道风景线。

1956年，北京日报新楼建成。办公楼和大门之间，有一小片空地。冬天，这里也没成个冰场。上、下午工间操时，我提着冰鞋去做冰。奇怪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别人都趴在窗口看我一人溜冰。

一天，体育记者姚世光提着冰鞋来了。他劈头问我：“钟秀，会跳华尔兹吗？”我答：“会跳。”于是，我俩在冰上跳了一段10分钟的华尔兹。

工间操播放的是第一套工间操音乐，四拍，中间还有铿锵有力的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，我俩跳的是三拍华尔兹，但好像谁都没有发现音乐与舞蹈的节奏大相径庭。



## 樱花烂漫

新华社记者 赵众志 摄

## 原来我是如此幸福

李肖容

幸福是什么？拍照时喜欢露牙齿；旅游纪念品摆放在桌上；很享受地读书；爱品茶或红酒；再忙也要运动；爱收拾自己的小空间；有两个交心的朋友；心里甜蜜地想着一个人；早晨起床后感觉一身轻松；走在路上突然发笑。

对照这个幸福规则，我联想到自己。历尽艰辛，年已不惑，我终于拥有了一份美丽心情，有了感恩的心。我甚至感谢自己曾经遭遇到的种种坎坷，让我懂得了珍惜，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。

我喜欢旅游，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纪念品。闲暇时把玩，何等惬意。阳台上摆着躺椅，我喜欢在阳光下享受读书的乐趣。流连于文字之间，我微笑如花。

也常常在音乐声中静静地品茶。在水杯里投入两朵干菊

花，一块冰糖，看菊花在水中悠然绽放，呷一口，馨香无比。

我喜欢散步，能步行绝不乘车。清风徐徐，轻松漫步，心情宁静而美好。

我喜欢逛街，十分享受“淘”到可爱的小工艺品时的快乐。喜欢在家里摆放可爱的小物件，玲珑精致，这样的点缀恰到好处，处处透出我对生活的热爱。

有知心的朋友可以交流思想，诉说心事。我的人生，快乐有人分享，烦恼有人化解。

常常走在路上，独自微笑，因为眼前的风景让我深深地迷恋。聆听花开的声音，惊喜于四季的不同。

幸福其实很简单。追求物质越少，心灵就越充实。与阳光相伴，与书有约，与知己相携，与快乐同行，这就是幸福的极致。

原来我是如此幸福啊！

## 春到滏阳河

何刚缓

细雨斜风濯碧天，  
淡烟疏柳滏阳湾。  
双双紫燕掠空去，  
片片白鸥落岸滩。

草木初萌绿浦港，  
画船听雨卧河间。  
清凌一道民心水，  
生态碧波续美篇。

## 春分

李建真

春分溼水喜盈门，  
万种风情唤恋心。

翠鸟依依牵嫩柳，  
琼花丽影绕游鳞。

## 春色正中分

郭润生

仲春滋润地疏松，  
沃野泛绿麦垄葱。  
日照田园和煦暖，  
清泉灌溉涟漪溶。

麦苗根系在舒展，  
茎叶多生更动容。  
致富再添新举措，  
人勤地壮粮增产。

## 春

王情梅

俊虎  
慢慢收起寂寂枯色  
埋下一地春光  
等待被鸟鸣唤醒

用我的方式，轻轻飘过沉睡一冬的田野

喜鹊  
衔来崭新的日子  
放进希望的最高度

二月  
举高暖阳  
与一种期待对望  
风 把一首诗染成鹅黄  
挂上树枝

我翻过最后那页辛苦  
挥挥手，告别一年的坎坷  
手握只有梅才懂的语言

我在一枚芽苞里 看到了春天

## 三月(外一首)

燕金城

三月的暖风叩开冰面，河水欢腾起来  
休眠的生命睁开双眼，亮出喉呢  
垂柳长出绿色发辫，纸鸢追逐雄鹰  
孩子们的欢笑声滴落在大地  
希望生根发芽，春色走进心中  
柳笛声翻开僵硬的大地  
东风拿起画笔把绿色涂染  
勤劳的人们走向广阔田野  
劳动的号子飞满天空

找春

太阳抛下的光敲碎冰  
河水抖落身上的尘埃  
寒冬随冰块融化  
层层涟漪倾诉着往事  
钻出地面的绿芽与凉风抗争  
树枝摇晃出浅绿  
鸟儿煽动着翅膀喊春  
白云载着温暖游动  
树上的鸟巢开始升温  
几个孩子在树下找春  
快乐的笑声挂在枝杈上  
催发出一片片新叶

## 春之歌

李广池

春韵

晴阳和煦冻河开，泉水潺湲石上来。  
单棹轻舟初探渡，一双紫燕柳丝裁。

争春

回归紫燕舞安翩，树杈鹁声噪正甜。  
桃李舒枝争破蕾，花开不负艳阳天。

春游

荡开双桨沐春风，两岸桃花醉眼瞳。  
紫竹篱笆关不住，芳香早已入乌篷。

春柳

垂丝吻碧波，串串卧青蛾。  
细雨弹新曲，和风唱恋歌。  
鳞游清影戏，燕剪翠帘过。  
横棹无心钓，扶枝醉柳娜。

金错刀·春芳

花蕾芳，草芽新。  
东风吹拂绿茵茵。  
清晨滴露珍珠闪，  
春晚丹霞彩带伸。

歌布谷，戏游鳞。

悠然万物抖精神。  
耕耘播种时光好，  
不误农时不负春。

衡湖初春

冰消碧水涨湖池，一派生机正展时。  
岸上柳青寒后醒，波中鸭暖暖先知。  
阳光朗照春天灿，鸥鹭凌飞翘翅姿。  
赏看横舟闲雅趣，执竿抛饵钓春词。



## 踏青赏花享春光

新华社发 王旺旺 摄

## 滏阳柳丝长

徐朝

其实，俄国的“爆竹柳”也好，欧阳修的“杨柳堆烟”也罢，彼此之间，各有各的思维与情趣。毕竟，滏阳河两岸的春风，最早唤醒的，反倒是随风而动的柳丝依依吧。柳絮如烟，朵朵嫩白的绒线团，悄然抛向茫茫四野与浩瀚长空。微风缓拂，面颊敏感，每颗心都柔柔的、痒痒的。

忽然想起，丰子恺先生的散文名篇《杨柳》，他特意写道：“听人说，这种植物是最贱的。剪一根枝条来插在地上，它也会活起来，后来，变成一株大杨柳树。它不需要高贵的肥料或工深的壅培，只要有阳光、泥土和水，便会生活，而且生得非常强健而美丽。”难怪林语堂引证李渔谈论柳树的名言：“柳贵乎垂，不垂则无可无柳。柳条贵长，不长则无袅娜之致，徒垂无益也。此树为纳蝉之所，诸鸟亦集。长夏不寂寞，得时闻鼓吹者，是树皆有功，而高柳为最。”能把春心萌动的柳树，与世间的人生哲理归拢到一起，正应了林语堂苦思冥想的主题——生活的乐趣。

初春，冀中池塘，冰消波起，柳绿鸭嬉。循着泛绿的小路觅柳而行，一排排杨

柳朦朦胧胧，弥漫起一树黄雾，飘逸出春天的芬芳。绿得是那么淡雅、清爽、生动，排列组合成春天的韵律。滏阳河盛，尤其在柳丝飘飞之后的日子里，货艇、渔船，可以顺着一路清风，赶到石桥左右的街巷，卸货、载酒、囤果与贩鲜……老家盛产玉米高粱、瓜果梨桃，有的是滏阳河畔的酒坊茶肆。老百姓的醇厚浓香，醉了中国人几百年。还用问吗？借着初春杨柳绿、岸边水洒鲜，湖边河畔的生活梦想，早就一代一代地繁衍开来。

春天就这么多情多义。不知不觉间，迎春花开，嫩柳初绿，热热闹闹的生活，悄然抵达了崭新的方向。显然，丰子恺先生细腻敏感，在他心目中，“别的树木都凭仗了东君的势力而拼命向上，一味越高，忘记了自己的根本，其贪婪之相不合于春的精神。最能象征春的神意的，只有垂柳。”殊不知，无论丰子恺老家江浙坊间，还是冀中滏阳两岸，垂杨嫩柳也好，牡丹梅花也罢，这些花草树木的灵魂，早已细密地缠绕在一起，绝非几首多情的诗、几段妙曼的词，就能轻易俘虏的吧。

我翻过最后那页辛苦  
挥挥手，告别一年的坎坷  
手握只有梅才懂的语言

# 欢迎 订 阅

衡水晚报  
衡水晚报  
衡水晚报

《衡水日报》  
530元/年  
《衡水晚报》  
180元/年  
河西站电话：  
2034450  
开发区站电话：  
13323185505  
河东站电话：  
18803288788

